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

第八回 亂黨投誠功成有日 大兵壓境戰勝無形

卻說洋兵官見應不降氣死，正在驚訝，卻見一個美人來了。原來卻是英王郡主喇弗青奈，隨著丈夫陸軍統帥利蒲特來華。他卻為赤十字會會員，今日正值巡視各方，聽見兵營火藥所失事，恐多傷人，特來醫救受傷之人。卻見傷者無多，派了醫士前去，自己仍回會所。因過是處，聞是才奪的華營，便入來看視，那兵官便迎去了。只見張萬年、李必勝、屠靖仇三人，口口聲聲罵那洋人違背公理。那美人問了詳細，因歎道：「中國有如此人傑，而至滅亡，真不幸也。」又問三人道：「君等欲和我同至敵國否？若往敵國，君等一切費用我能供給，且有慕義之人，盡來結交。或且我能帶君等謁見敵國皇帝，憑君面訴苦衷，君等願否？」張萬年道：「敬謝夫人厚意，憐我等亡國之慘，欲致我等於安樂之地。但我們這身體是要死在所最愛的本國之地，死了好待腐肉朽骨化了，與我所愛國土合成一物，不願往上國也。」那女人道：「如和我到敵國，見敵國的皇帝，或且敵國皇帝敬愛君等，肯許貴處這一方的人民與我國人同等，共享自由，亦未可定。時或公等欲歸，亦聽自便，並不強留。君等何不姑往一試？若留在此處，不過一死，不如再為同胞盡心盡力。」三人聽了，也便應允。但與立約，一旦思歸，便即歸來，不得阻梗。於是先將應君埋好，便和喇弗青奈同往英國去了。臨行之日，痛哭一場，以與本國相別。那沿途只見遍處旌旗，並無中國旗的影子，好生傷感，不必細述。且說夏震歐將興華郡獨立之後，便選長於外交之人，分往已經承認華邦獨立的各國，聯絡交誼，一面預備抵禦那要來侵襲的兩國。種種添兵籌餉之事，自是極忙。一日正與各大臣合辦要事，忽有人報說，有尚水人鄭成勛求見我們興華邦大總統。震歐命待此間辦事畢後召見。約待了兩點鐘光景，諸大臣合辦之事已辦妥了，各自回署，辦理本職之事。這大總統立即傳見鄭成勛。須臾，成勛進來，敘禮畢，祝賀了興華邦獨立萬歲，便談起全國的事來。鄭成勛不禁大哭。夏震歐也流淚道：「我本望先將全省獨立起來，然後北向，逐卻滿人，收回國權，保住全國。不意那不肖的漢人承著滿人意旨，來代洋人出力，要撲滅我起點之地。又兼兵力單弱，不能及遠，不得已將一方守住，豈初志哉。我尚是日望同胞能將全國獨立起來，不過如今大局已是潰爛，我這裡還恐不克成功呢！」說著，雙眉緊蹙，不勝憂悶。

成勛道：「臣正為著全國大事已去，僅有這興華邦一隅得為乾淨之土，心恐或再不保，則我們漢人，將全數為三等之奴隸，故來略效愚忠。」震歐急問：「先生有何妙策？」成勛道：「大總統陛下所慮者，非兵力單弱乎？」震歐道：「正是呢。」成勛道：「臣先前在尚水武備學堂，聞知瓜分之事，便與諸同志奔走四方，演說大勢，以冀同胞一悟，舉起義旗，以抗外兵。怎奈聽者無不道我等是已癡了，非但不肯從我們起義拒敵，而且嘲笑侮慢起來。我們無法可想，只得想去聯絡那無知識、無紀律的土匪。因臣與巨寇鄭國存先時曾聯了宗，那海邦城臣也略曾認識的，故此臣特往游說他們。不意臣尚未到那裡，洋兵已經殺入。臣方進退無路，忽遇洋兵，將臣擄了。臣欲生不得，欲死無從。後來聞說有一班志士，燒了洋兵不少，聽來姓名，原來就是臣的同志。後來又聞志士敗了，陣亡了敵人，就中卻有臣弟成烈，亦被槍打死。那時，鄭、海兩黨四出侵暴，無人制止，那洋兵亦頗為其所苦。臣便乘機請往說降匪兵，因此得離詳人，而至匪穴。當臣在洋軍時，目見兩事，真可垂戒天下。但是說來也話長，如今且議正事，日後再與陛下詳談之。」

震歐道：「你且先說如何運動土匪，並來助我們的意思。」成勛道：「臣先到了鄭國存處，說他先和海黨連成一氣，切勿自己同胞互相殘殺；又勸他勿掠民間財物、婦女，當以功名為事，英雄建樹正在此時，不可錯過。又將那各國求獨立爭自由的所有英雄說給他聽，那鄭國存便心動了。聽信臣言，即要臣往說合那海邦城。臣往見海邦城時，那海黨方被洋兵攻擊。臣為寫一書，請救於鄭黨，那鄭黨果來救了。雖兩黨都是敗陣，然海黨自是感激。由是兩黨合成一，不復相殘。眾人又舉鄭國存為首領，海邦城為副長。後來經臣演說了一回，大家都自認是中國的地主，旨能盡改卻從前胸無遠志、只圖小利的舉動，都願奮死抵抗外人。但是兩黨已經被外人和官軍殺了好幾陣，從前兩黨不和，又自相殺了好些，所以雖是合併，勢仍不振，東奔西竄，不能大舉義旗，以討外敵。到了蓄銳養精，頗有氣力之時，要奔商州去助曾子興。是時適聞尚水諸志士，和那東洋留學回來的，都在彼處，卻一起被撫台劉餘剝擒了去。後來卻有一個總兵，把他們劫出獄來，又被官軍追逐一回，不知下落。臣等正在查訪，卻聞他們在江南除盡在彼處的滿人，立時要獨立了。卻被俄兵襲入，殺的殺，擄的擄，已一個也不存在了。又聞山東、兩廣的同胞，也都因起義太晚，一切未曾預備，被洋人破滅盡了。臣等對此茫茫大地，見無一片乾淨之土，痛不欲生。又聞此間獨立。雖有美、法、德承認，卻有兩國堅意反對，必欲前來撲滅。臣等見他處既無可以圖功，故來投誠，均願效命疆場，為我同胞力爭一日之自由，死無恨矣。」

夏震歐道：「君等人數現有若干？」成勛道：「約有八萬餘人，不知此處可能相容否？」震歐道：「不妨，我們同胞在南洋各島開墾的，從前都是為著他人人生利。所開的土地上，我們中國人曾無絲毫權力。甚且我民自墾的。並非受白人的傭僱，開了土地，也被白人佔領了。吾今正思將這吾民所墾的土地，一概收回治理之權，作為我興華邦的殖民地。此事須是先派一營勁旅，扮作貧民，再往附近處開地，預備時調用；一面卻派人到那裡立起政廳，定起一切地方自治的制度來；那所有我們華人墾的地，便可一一收回。我等來此，將來正可分往各處，作為墾地屯田兵。現今猶可加厚兵力，藉壯聲威，以拒外人。此天助我獨立之功也。惟是這興華邦，既是民主政體，凡有大事，必經議院議決，總統不能專斷。你可在靜候消息。」於是命人送成勛往外部居住，即日開了議，卻得公眾允許。這大總統便與成勛立約。歸附之後，仍歸鄭、海二人管領，惟須聽陸軍省調遣。至全軍一切權利，均與興民相等，不相歧視。即日定了合同，簽了押，成勛自己去了。這裡震歐又派人，前往美、法兩國購了好些新式大炮洋槍，又說降了本省海軍，又聯絡了管理船廠之人，將船廠獻於興華邦，為興華邦的產業。各派幹員去了，不提。

卻說華永年當日送了夏震歐回去，即與劉千秋等相議，預籌防備官府助著外人解散鄉兵。果然不出夏震歐所料，那總督劉千秋進署，責道：「你們真是胡鬧！我原為恐那土匪蠢動，故命你等設立團練，不意你們倒殺起外國兵來。你難道不知道這外人來是承著朝廷之旨意的，你們違抗，便是叛君作亂麼？限你三日，當將團練解散淨盡。若下遵諭，我便照著違抗朝旨辦理，請了洋兵，合著剿除你等。必期斬絕根株，以保地方安靖。你乃縉紳領袖，響望久彰，及早回頭，勿貽後悔。」劉千秋只得答應著出來。正值興華邦獨立佈告之文傳到省城，急集華永年、閔仁、江千頃、程萬里、周之銳、林支危、王鵬及雷轟、馬起、秦大勇等相議時，華永年道：「如今興華邦獨立，外人必先來取這省城。但外兵北路失敗，必從南路而來，這裡又有官軍助彼，內外夾攻，我等休矣！如今須是偽作解散，將旗幟等盡行收起，卻暗暗運一支兵，乃從北路而出，繞出東南，其餘仍暗布城南各處，一待洋兵進來，出而夾擊，破之必矣。」說著，便召各隊長告以如此如此。又令江千頃、雷轟、秦大勇，帶了本部一支，暗從西北去了。又令程萬里、周之銳暗帶一支兵，扮作逃難之人，前往阻住官兵來助洋兵的去路。其餘盡在正中策應。眾人各各去了。

不數日，果有洋兵自東南蜂擁而來，四處人民盡已逃匿。比及至了城南，忽聽一聲炮響，突有華永年、劉千秋、閔仁、王鵬、林支危、馬起等，驅兵當前轟擊。正錯愕間，忽見後面一支軍來了，卻是雷、秦二子率領一軍，如飛而來。前後截殺一陣，洋兵自相踐踏，死傷無數。但是洋人兵精炮利，狠命喊殺，民兵便覺不支，只得拼死決戰。那洋人忽又用起開花轟天炮來，兵民中炮死者無算。洋兵分為兩路，一衝而來，那雷轟、秦大勇已經陣亡，華永年只得率領殘兵暫行退避。路上又死了好些，只剩數十人，隨著同走，幸虧已離洋兵遠了。正行間，忽見周之銳、程萬里一支來到，鄧林支危、王鵬亦已陣亡。周、程與華永年相見了，周、程二人便道：「我們聞民兵已敗，那官兵也是無用堵截，特由小路前來救應。適見王、林二君已經死在道上，又聞逃回兵士傳說劉千秋、閔仁、馬起，已被洋兵擒去了。那閔、馬二君受傷甚重，當時便死。又聞洋人趕了我們，就要屠城屠鄉呢。」三人便商量，不如暫避璇潭鄉而去，並可助那甄得福等守禦一鄉。說著，便同去了。

忽見一陣飢人圍著兩個人要待生食，那人正在哀號救命，華永年即驅兵士進前去救。那飢民見有兵來，使你一爪，我一口咬

的，把那人全身之肉吃盡而逃。比及華永年等至前看時，原來便是前日怕充義兵、相率退學的杜鴻、陳大時二人。因面上皮肉未被扯盡，先前呼救時，永年又能認得聲音，故此知是二人。少頃，遠遠的又見有一群人，被一班土匪攔路刺倒，取了懷內金銀而去。乃走近看對，原來便是章世鑿的一家人。華永年便將三人前日退學怕死之事說了，只聽有人呼道：「早知不免全家被殺，也該和你們辦個正經之事，死了也叫人欽敬。」眾人回首看時，卻是章世鑿，身上雖傷了幾處，口仍能言。說這句話時，江千頃適趕上，於是四人忙望璇潭鄉而去。

那夜三更到了鄉口，卻有巡警的便來詰問，聞是華永年到了，便急急進去報信。須臾，有數人出來相迎，到了鄉內，卻見道路修治，里巷改觀，那武士道、洪才也出來相見，華永年便問起甄得福，眾人不由得哭起來道：「前日甄先生聞知興華邦獨立，想著我們這裡自治規模已頗粗具，故和大眾商量，去求興華邦大統領，收我璇潭為興華邦屬地，或者外人到此鄉間，見非無國之民，不至十分殘虐。議定，甄君便和洪君同往，到了興華邦。果然那夏統領允准，便賜國旗兩面，且代我們籌了許多應行佈置之事。甄、洪二君不勝歡喜而回。不期路上甄君卻被由南方進省的洋兵擄去了，只有洪君回來。那國旗原存在洪君懷內，所以不曾被奪去，如今懸在鄉間及營門的便是呢。」又聞洪君說：「當甄君被擄時，又有貴堂學生尤寬適在道上，同時被擄去了。」永年道：「那尤寬貪生忘義之徒，有何足惜。只是怕難為了甄老了。」說著，彼此又傷感起來。永年又問：「大統領所教佈置之事如何？」眾人道：「就是照君所言的，略改名目，又添了農牧試驗場，已從華興邦中分運好些圖書儀器來了。」說著，那璇潭之人，便留華永年等領著餘兵，駐紮此鄉。

次早，忽有人報洋人清鄉來了。昨夜省中足足屠了一夜，所到之處，雞犬不留，今已到鄉下了。正忙著，忽聽得四面洋兵吶喊之聲，四方民人，多已逃匿。那洋兵竟是上探樹葉，下撥草蓬，拆牆毀屋的找人來殺。卻被找出不少。不一時，將到了璇潭鄉。那華永年便命取了兩面旗，站在高處，卻在那裡放了一槍，使人望來這裡，便打了旗號，與洋人說：「此處係興華邦獨立國的屬地，並且滿洲未把土地割讓之日，即已自治。當不與他鄉並論。」只見洋軍大營屯處，也打著旗，答道：「須讓兵官二人入去驗看，如果是早已自治，而今屬於興華邦獨立國，即侍看與興華政府交涉的結果如何再作道理。至兵官入來，不許怠慢。」永年便也打著號應允了。於是便有洋兵官乘馬進來，四處巡視，果然自治規模粲然可觀。有儀事廳，有鄉官辦公所，有鄉兵軍械所，有農牧試驗場，有警察署，有圖書樓，有學堂，有衛生局。道路清潔，屋舍整齊，人民武健，婦孺雍容。又見列有通鄉辦公事出入清單，及所有鄉事公議佈告之文，都是有益全鄉人智慧身體財利之事，無非同求公益，人不自私，煞是與他鄉只知奉祀鬼神，而又地方污濁，人民顯愚餓，見之生怒，望之生厭者不同。真是果有一段文明氣象。便回報與營官知道。那營官吃了一驚道：「如此看來，那興華邦的獨立，只怕被他弄成功了。要待殺進此鄉去，又恐遇那文明之人。妄以野蠻之法加之，傷其性命，破其安寧，乃是犯了公理，必為萬國所唾罵。只得且待與興華政府交涉如何，再作道理。那近鄰各鄉，依然照屠鄉例，搜著人便殺。」華永年與璇潭人亦無法可想，只得時為歎息而已。

左近各鄉，有一鄉也學這璇潭鄉之人，前掛著興華邦旗號，他原不解其理，只以為學他新奇而已。這璇潭鄉內之人，尚望該一鄉也叨著這國旗的蔭庇，可以得免。豈知洋兵入去一觀，仍是蕪穢臭濁，與他鄉無異，仍又照例屠了。不二日，屠盡了諸鄉，又不見洋兵了。這璇潭鄉之人，不費一兵，不勞一卒，竟得保全，著實拜服那華永年先生。人人都道：「這鄉的老百姓，真是華先生再生的。」歡呼之聲，不絕於耳。

華永年道：「我不能保全君等，是乃這璇潭鄉自治的文明保全君等。我願與君等祝此文明萬歲！」於是眾人皆呼：「璇潭鄉文明萬歲！璇潭鄉自治萬歲歲！」華永年又道：「天下無國之人，就是文明了，也是不免被人殘虐。吾們幸有了文明氣象，卻又有本國同胞所保存的興華邦獨立國蔭庇著，故得免禍。我們再來祝興華邦獨立國三聲。」於是眾人高叫：「興華邦獨立國萬歲！興華邦獨立國萬歲！興華獨立國萬歲！」歡呼之聲，震動山嶽。

只見華永年忽變了色，容顏慘淡的說道：「我們的始祖黃帝……」有些老人便問：「我們哪裡是同一始祖？」華永年道：「如今我中國人的姓，但是周朝以上的國各與官爵之號，考之書傳，係是以國為姓，以官為姓。那周朝以上諸國的國名，都是黃帝後裔。那為官的，又都是國君族人。所以我們以官為姓，以國為姓的，都是黃帝子孫。上古之時，這中國本不是我們的。那我們的始祖黃帝，卻身經百戰，逐了野蠻人種，得了中國全土，以養育我們子孫。不料傳到四千餘年，被外族佔領者二次。如今卻為異色人種分了去，只存著這裡一粒砂一點雨似的一個鄉土，那我們同胞被外人殘殺的又不計其數。你想我們這祖宗黃帝，若是有知，見著我們子孫不肖，不能將他艱難創造的地方守住，竟一次二次的給外種占了，而今又被異色人種分割而盡，又想著自己一脈相傳的四萬萬子孫，又幾乎盡受這槍擊刀割的苦惱，我們這時雖有得免禍的，其實不能得四萬分之一。想到這裡，不曉我們這祖宗是若何難過呢？」說著，早直流下淚來。又道：「如今尚須望我們這黑子彈丸的興華邦能立得住。若是立不住，恐我們祖族黃帝創造的土，真個尺寸不留。那我們神聖之裔，真個無地容身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如今我們須是盡著我們的心力，去助那興華邦獨立到底。我們神聖的祖宗在天之靈，必能庇佑我們獨立。」華永年道：「人死了，魂魄銷滅，哪裡尚能有鬼神來助子孫？也只靠著我們為子孫的，自己奮勵為祖宗爭些志氣而已。」大家道：「我們如今當抽選丁壯，前去我們同胞的獨立國內，預備與外人盡力抗拒。若至失敗，我們這些人必要前仆後繼，和眾同胞，與外人力爭獨立。常言道：『有志事竟成』。又有俗語說什麼『眾志成城』，什麼『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』。我們心志既堅，後來且能恢復全國，豈但保守一隅之地乎。」永年道：「諸君果能如此，此吾族不幸中之幸也。」於是眾人定議，抽了丁壯五千八百人，付與武士道領了，前赴興華邦獨立國而去。

卻說鄭成勛辭了大統領夏震歐，前去與鄭國存、海邦城詳陳了與興華邦獨立國大總統所立之約。二人大喜道：「我們前此不知全國的土地及那財利是全國人民公有的，所以不知向大處著想，不知人生須要爭個人權，與那全國之人一律平等，同享受國內的利益，只作鼠竊狗偷的舉動，求些無根的小利，幾弄得不成個人，專為人害。而今才曉得原來我們也是國內一個主人翁，國中土地及一切利權，我們都得有分的，國內大小之事，無論何人，都有議決之權的，勝敗存亡，我們皆有責任的。所以改邪歸正，轉成愛國男兒，不為那害民亂國之盜。後來建出功業，也可令天下欽仰，此皆先生之賜也。」

成勛謙遜一會，便商議召集全黨，打著興華邦獨立國的旗幟，同赴興華邦去了。不多幾日，便已到了。是時璇潭鄉五千八百人，也早已到來。獨立國的軍聲，忽已大震。只見先前夏震歐派人前往美、德二國購了好些新式器械，都已到了；那本省海軍，也都換了獨立國新旗，駐泊國境的沿海岸旁；又有舊船在船廠修理的，都已修好，布在海口；又在機器廠內，自制了好些槍炮，真是兵力日盛。那不肯承認獨立的兩國，先前那西洋的，因自己領地有急事不及來助；那要盡得這全省之地的那一國，以該國不得西國之助，加以省中諸事方忙，不及顧此一方，且以為蕪爾一隅，何足介意。不意及今已居然軍聲大震，獨立規模早已畢色，已有美、法兩國派了公使來此恭賀。若是十分強硬，也恐礙著兩國；且他兵力已足，若爭戰起來，究不知誰勝難敗；更兼夏震歐兵法過人，前日曾經以少勝眾，也著實怕難勝。又探知此邦人民老幼男婦，無不人人存一以死報國之志，以求獨立。民氣如此，想必難屈也，只得承認了他的獨立，只與定約，除璇潭屬地外，不得窺伺舊省尺寸之地。震歐想著，雖立此約，若到果然強盛之時，已不怕他借著此約壓制我們不許發作。到了那時，再行強硬手段，未嘗不可。只得將此意與各議員議了，便與該國訂了約。即日彼此簽了字，該國也便派公使來致賀。隨後東西各國，都承認了。自此興華邦遂獨立海畔，為漢種僅存之一片土，以延黃帝之裔，不至盡數為奴亡滅。雖由夏震歐才大，亦由人民肯聽忠言，及早佈置之故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興華邦得各國承認獨立之後，次日便是獨立一週年之期，全邦懸燈結綵，以申慶賀。那華永年因璇潭鄉舉為代表人前來祝喜，路上恰遇一個心中絕紀念的一個人，不由得雀躍歡喜。正是：

天涯突現自由國，烈士欣逢摯愛人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